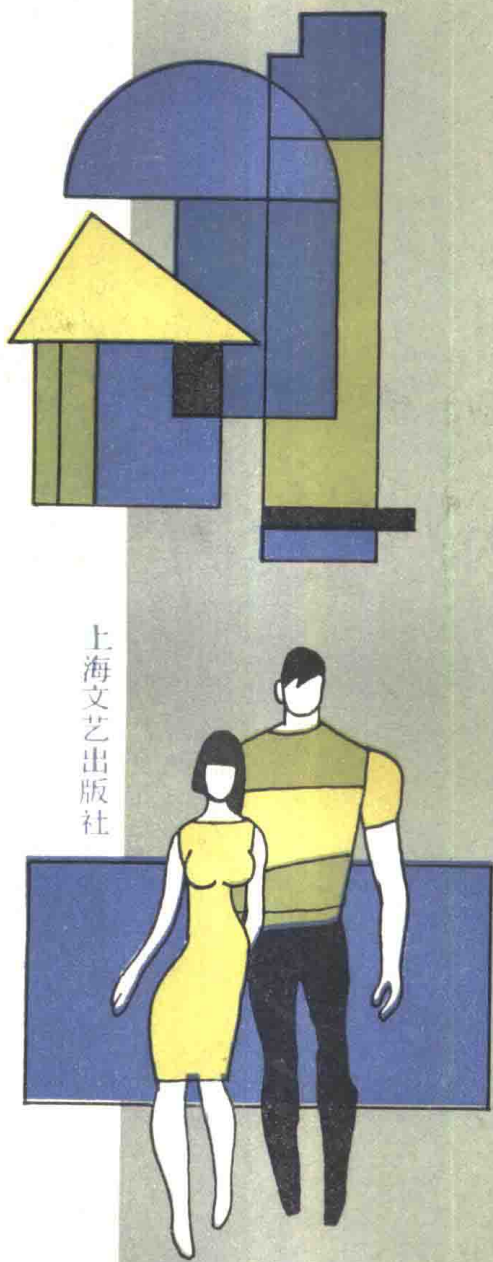


TAMEN DE SHIJIE TAMEN DE SHIJIE TAMEN DE SHIJIE

孙颢

他们的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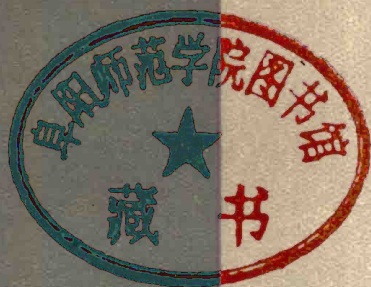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孙
颀

他们的世界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张 恢

他们的世界

孙 颢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125 插页 4 字数 179,000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652 定价：1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集收了作者三部中篇，它展示了当代青年生活的某些侧面。

《他们的世界》：一群被错打成“流氓”的迷路青年几经沉浮，顽强挣扎；周围关心他们命运的干部、群众仗义执言，倾囊相助。

《余波》：一个“老造反”迷恋旧梦，重操故技，挑拨离间；几个“老三届”识辨真伪，团结一致，勇往直前。

《最后一个》：同伴们一个个调回了城，只剩下最后一个——年轻的农场场长。面对事业、爱情、人生，他深沉地思索着。

这些小说描写细腻，人物形象丰满，富有上海地方色彩。

目 录

他们的世界·····	1
余波·····	93
最后一个·····	228

他们的世界

海风掀起稻堆上的油布，
阳光照射着肮脏的稻谷，
呵，洗净泥土，碾掉外壳，
米粒同样象晶莹的珍珠。

——无名氏写在农场土地上

八轮大卡，喘着粗气，从大堤上滑下来，爬过水泥桥，上了公路。车上，载着十几名挂牌子的家伙。强劲的海风，卷起片片灰沙，没头没脑扑来，在他们脸上、衣服上涂了层铅灰般的颜色，使他们的模样显得更加可憎。那些阴阳头、光头垂在胸前，不敢正眼看人。牌子上赫然写着：“扒窃犯”、“流氓犯”……

押车的副连长尤家达，不断地吼着“老实点”，给这个腰

眼一拳，朝那个后腿一脚。

两个小时的游斗，总算到达终点。尤家达把这些家伙轰下车，让他们一字儿排齐。他虎背熊腰，五大三粗，沉甸甸，象座铁钟，瞪着豹眼般的大眼，双手叉腰，威风凛凛地吆喝道：“回去，一个个老实写检查、交代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听到了——”稀稀拉拉的回答声。

尤家达火了，又吼道：“你们耳朵聋，还是嘴巴哑？听到没有？！”

“听到了！”这群家伙齐崭崭地回答。

尤家达这才大模大样地一摆手：“散开，滚！”

十几个人头上的紧箍咒松了，急忙摘下胸前的牌子，毕恭毕敬放在地上，偷眼瞅一瞅尤家达的脸色，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。最后摘下牌子的，是个二十四、五岁的青年，他中等个子，不象尤家达五大三粗、照面就吓人，但那黄铜般发亮的脑门，钢浇铁铸似的胳膊，显出他的力气决不比尤家达小。他好象并不怎么怕尤家达，慢吞吞地拿下胸前的牌子，手一扬，牌子打了个飘，飞到尤家达脚下，“噗”一声落地，正好面朝天，上面有六个打红圈的大字“流氓集团首犯”和三个打黑杠的小字“姜海光”。

尤家达气歪了嘴，眼珠凸出，咧开大嘴，差点暴跳如雷地吼起来，但碰上姜海光冷嗖嗖、阴沉沉的目光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尤家达的嘴巴咕嘟一下，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姜海光脸上掠过难以捉摸的表情，他朝尤家达眨眨眼，歪歪嘴，刚要开步走，突然伸手去摸剃出两道电车路的头

发，两颊的肌肉不由抽搐了一下，他恶狠狠咬咬牙齿，猛然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才扬长而去。

离开尤家达，他显得有点伤感，用手敲了敲脑瓜，寻思还是快点找顶帽子戴上，免得被人戳着脊梁挖苦嘲讽。真是“虎落平阳被犬欺”，清晨五点不到从被窝里揪出来，象猪一般被裹上车，又象猴一般被耍来耍去，这会儿，他肚子饿得打鼓，浑身上下，燃烧着一股怒火。

没料到，还真有人来惹他。从食堂台阶上走下个苗条的姑娘，小巧的塑底布鞋，在沙地上点了两下，竟在路当中站定，把姜海光拦住了。整洁干净的布衫，修长的身子，挺秀气的双脚，和蛮横、粗犷的姜海光靠得那么近，就象高雅的梅花鹿竟走到斑斓猛虎前面。

“好男不与女斗”，是姜海光的一条准则。在他们那个圈子里，听到“将军”（姜海光的绰号）的名字，谁不诚惶诚恐？他做过一些坏事、傻事，但从不招惹姑娘，并非因为从街头故事中知道“女人祸水”，纣王因妖狐败国，董卓和吕布被貂蝉离间，唐明皇宠贵妃致乱等等，他不过是信守自己的诺言，那是他答应临终的母亲的。母亲，是他热爱的唯一的人。

他觉得晦气，嘴里嘀咕了两句，横了姑娘一眼，想从斜刺里穿过去，却被一个友好的声音喊住了。

“姜海光，哎，你到我那儿去一次。”姑娘大胆地、毫不畏缩地望着他，月牙形的柳眉下，黑得透亮的眼睛里，射出热腾腾的光；鲜红娇嫩的嘴唇，挂着甜蜜的笑。

这目光和笑，倒是姜海光见过的。他眨眨眼睛，从记忆

中找出那几乎忘却的小事。他的脑子里，装满了自己的“英雄经历”，那类小事塞在某个角落，没有特别的触动，很难唤醒，现在恍恍惚惚地浮出脑海。

他下意识地摸摸很不雅观的头发，竟然有点儿窘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下“囚车”后，会有个漂亮的姑娘等着自己，并且发出这种邀请。“你——什么意思？”他生硬地很不客气地问，同时想到，在车上被迫低头认罪狼狈相，准被这帮丫头瞧去了，她们肯定象瞧动物园的黑猩猩一样，嘻嘻哈哈、指手划脚……他的目光里，顿时充满了敌意。

姑娘不在乎他的表情，仍旧笑盈盈的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两个多小时兜一圈，没吃早饭，饿得够呛吧……我给你留了点东西。”

哼，拿老子寻开心？由于意外，姜海光心怀警惕，急躁而不耐烦地问：“管你什么闲事？”初升的太阳，将亮闪闪的光投在他的脑门上，灰沙和汗渍点缀着黄铜般的皮肤，他的模样十分难看。

姑娘既 not 生气，也没退缩：“你们不是喜欢知恩报恩吗？你帮过我的忙，我想——谢谢你，可是一直没机会。”

姜海光满不在乎地挥挥手：“还记着这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干什么！难道你不知道，我现在是专政对象！”

姑娘笑笑，嘴唇一抿，显出孤傲的神情：“别吓人，这年头关监狱的也见得多了！我不怕，你怕什么？难道要我把吃的东西送到你们宿舍去？”那秀气的双眸里，忽地闪出挑战的目光，直逼到姜海光脸上。

姜海光哭笑不得：今天算交了什么运气？他一急，说出

了粗鲁的话：“怕个屁！你那儿又不是十字坡，卖人肉馒头！你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？”

姑娘皱皱眉头，但不十分介意。和“将军”打交道，还想听什么好话？她随和地说：“总比稀饭、馒头好一些。来吧，爽快点，男子汉大丈夫！”

听到这消息，没有一个人不吐出半寸长的舌头：著名电影演员的女儿沙莎，竟把“将军”请到宿舍，用火油炉煮碗糖水鸡蛋，让他热呼呼、甜甜蜜蜜地喝下去。这件事不胫而走，被场里职工津津乐道地传播开了。

尤家达在连部敲桌拍凳发脾气：“搞什么花样？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！她算个屁团员？人家打糖衣炮弹，她弄个糖水鸡蛋，你们管不管？”他脸色铁青，头发上竖，对团支部的委员们怒吼，足可把胆小鬼吓得战战兢兢。

只有姜海光的伙伴们惊喜交加，好奇得不得了。谁会想到，“将军”还能交“桃花运”！待瞅见姜海光那剃得乱七八糟的脑袋从屋后露出来，绰号“皮蛋”的皮世驯和绰号“骆驼”的骆贵山就迎上去，嬉皮笑脸，推推搡搡，把他拥到稻垛后面。躲在那儿说话，既挡风，又避人耳目。

姜海光瞅瞅四周：“注意点，尤家达那家伙，疯了，红眼了，今天在卡车上，暗中给我几下子，当心他也找你们的麻烦。”

“骆驼”的大鼻子喷出股粗气：“谁怕他灰孙子，就不是人！走着瞧，总有一天和他算总账！”他攥紧拳头用劲一捏，把手指关节捏得“咯达”响。他身高足有一米九十，不免习惯低头看人，久而久之，背脊有点拱起，说那象“驼峰”，也不

算夸张。

皮世驯比骆贵山矮得多，黑油油的圆脸，机灵的眼睛，瘦得几乎没有肉的身子，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，使他们在他们这个圈子里，获得比“骆驼”还要响的名声。眼下，他根本没心思盘算如何对付尤家达，只好奇地急于想打听“将军”怎样把漂亮的沙莎“骗”上手的：“唉，你倒是介绍介绍经验，什么时候学来这一套功夫！好大本事，瞒得一丝风不透，连我和‘骆驼’都不知道。”

姜海光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，狠狠地瞪了皮世驯一眼，象是要封住他的嘴巴。

皮世驯不识相，心里痒痒的，扳住姜海光的肩头，涎着脸说：“哥们之间，有什么话说不出口？你介绍一点经验，也让我们学习学习。说句老实话，我还真想弄这么个有身价的交朋友呢。”

骆贵山兴高采烈，击着巴掌，说：“一点不错！队里漂亮小姑娘好多，个个神气活现，真不懂她们有什么了不起！你可以搞个电影演员的女儿，我就不能骗个教授的丫头？你哪点比我强？要说文化，你不过小学毕业，我到底还读了两年初中。哼，看样子她们都是假正经！俺，到底是你去追她，还是她自己送上门来？嗨！你装什么死，那个沙莎灌你多少迷汤……”

骆贵山正说得神采飞扬，哪里料到，被一个突如其来的重磅拳头击中了。好象一颗炮弹打在肋骨上，全身上下，都震得发麻。骆贵山晃了晃，支撑不住，倒下去，摔在稻垛脚根，刹那间，觉得“骆驼架子”全散了，挣扎不得。他躺在地

上,对姜海光怒目而视,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挨这么一下子。

姜海光不仅力气比一般人大,而且还懂拳术。姜海光路见不平,总是拔拳相助,几年中,打遍农场无敌手,赢得小兄弟们的敬重,也因此赢得了“流氓集团首犯”的头衔。

一旁的皮世驯吓楞了,不懂是什么惹得姜海光发火。但他和骆贵山都敢怒不敢言,不光是怕姜海光的拳头,而且因为对他们来说,“将军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机灵的皮世驯陪着笑说:“嗨,弟兄们开个玩笑,谁都没有恶意,你怎么动肝火?”

骆贵山摸着疼痛的肋骨,爬起来靠在稻垛上,满腹牢骚地说:“哼,翻脸不认人,打自己兄弟。”

姜海光嘴巴一歪,抬起两只铁钳般的手,卡住皮世驯和骆贵山的脖子:“不许用下流话讲沙莎,人家又没得罪你们,懂不懂!”

骆贵山翻翻白眼,心想:“天知道她算你什么人!摆出副保镖面孔,好意思?”但他的肋骨还痛得厉害,自然不敢把话说出来。

姜海光松开手,说:“对你们俩,我哪有秘密。事情简单得很,我帮过她一点小忙,人家知恩报恩,心肠好,就这么点小事,你们少讲不三不四的话。”

皮世驯小心翼翼地试探说:“说不定,她对你还有点别的意思……”

姜海光脸一板,顿时火气冲天:“她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,懂不懂?笨蛋!”

皮世驯不服气地想:“什么两个世界!再漂亮,爸爸再

有名，沙莎也不过是个落难千金，神气点啥？”但他也怕象骆贵山一般挨重磅拳头，光在肚里寻思寻思而已。

姜海光跺跺脚：“得了吧，说这种话有啥意思，今天早上吃了一肚子风、一肚子气，‘骆驼’，你腿长，到小卖部买瓶酒，中午醉一醉，解解闷气。”

骆贵山飞快地跑了。姜海光和皮世驯吸了支烟，过过瘾，漫不经心地从稻垛后面转出来。上工的钟已经打响，召唤他们下地干活去。

皮世驯突然叫了一声：“哎哟，尤家达那小子把沙莎叫到办公室去了。”

姜海光抬头一瞧，一队姑娘拎着棉花袋走过连部，尤家达狗熊般的身子挺在连部门口，严厉地喝住了沙莎，把她召进去。

姜海光猜想，尤家达准是抓住糖水鸡蛋的事想难为沙莎。连队里，谁和姜海光接近，保险逃不过尤家达的眼睛。姜海光把牙齿咬得“咯咯”响：“畜生！一得势六亲不认！”旧恨新仇，憋得难受，姜海光一捋袖子，“我去看看！”

皮世驯急忙拦住：“唉，你去，算哪路好汉？”

“揍他这狗熊，不要欺人太甚！”

皮世驯摇摇头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他现在千方百计算计你，你还送上门去？”皮世驯摆出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神态，“得了，你上工去，刚刮过‘台风’，你稍许老实点。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尤家达要是过分难为沙莎，我自有办法！”

两个人一走进宿舍，皮世驯就倒在床上打起滚来，双手抱肚，大声喊痛，脸色煞白，泪水直流，那黑黑的瘦瘦的身

子，不停地哆嗦，连明知他装假的姜海光，也从心里佩服他装得象。班长无可奈何地瞧着他，派人叫来连队医生，然后带着全班职工下地去了。

尤家达坐在床上，闷头抽烟，烟雾在屋里弥漫。沙莎呛得连连咳嗽。她端坐在尤家达指定的凳子上，腰枝笔挺，目不斜视，显出凛然不可侵犯的高傲神态。

尤家达最恨别人瞧不起自己。他终于扔掉烟头，站起来，晃晃水桶般粗的腰，走到苗条的姑娘面前，豹眼凸在眉下，严厉地盯住了她。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，他一巴掌就能打歪她嘴巴！尤家达轻蔑地哼了一声，从抽斗里摸出一叠纸，扔在桌子上：“你给我写交代！你对无产阶级专政抱什么态度，和姜海光勾勾搭搭是什么意思？”

沙莎用眼角瞄了他一下，懒得吭声。连队职工，谁不知道尤家达是怎么当上副连长的？下来抓运动的倪之新书记，懂得“利用矛盾，各个击破”，主张“以毒攻毒”，讲这个连队流氓阿飞多，没人压得住，便和尤家达谈了几次心，让他做“后进转化典型”，不久就让他担任负责民兵、治安工作的副连长，借他的凶狠来镇压姜海光他们。尤家达一向妒忌姜海光的“威望”，过去无可奈何，自认矮姜海光一头，现在得道升天，有恃无恐，瞅准每一个机会，都非和姜海光拚一下不可，一面煞煞姜海光“威风”，一面也可以讨好领导。

尤家达见沙莎不理他，便用拳头捶了下桌子：“喂，你耳朵聋啦，还是嘴巴哑啦？”审问任何一个人，他都会把这句话说上十遍八遍。“你写不写？告诉你，对我玩花招没好处。

我见得多了，谁到这里不服服帖帖？丫头片子，你嫩啦！”

沙莎忍无可忍，头一昂，反问道：“尤家达，我犯什么罪？”

尤家达咧开大嘴，嘿嘿冷笑：“到我这儿，就要老老实实，少摆点骚劲。你那个去充军的大演员爸爸，管不了你啦。你给我写，怎么和姜海光勾搭上的？姜海光在你面前放了多少毒？写！别以为我对你们女人心会软！”

尤家达那副恶狠狠的样子，真能把沙莎一口吞下去。沙莎气得脸蛋通红，真恨不得朝尤家达那张臭嘴掬一巴掌。倪书记每次到连队来，都夸奖尤家达抓阶级斗争得力，尤家达也就越来越无法无天。

沙莎用沉默表示抗议。她想，姜海光并不比你尤家达坏，我只不过是知恩报恩，给姜海光煮碗鸡蛋，有什么罪？笑话！倒要看看你尤家达拿我怎么办。

尤家达料到沙莎不是那种好捏弄的女人，她向来不把自己这个副连长放在眼里，今天趁这机会吓唬吓唬她，捉弄一番，既出出气，也解解闷。反正他是审问与姜海光有关的案情，谁敢说他一个不字？

尤家达摸出烟盒，不慌不忙点上一支，然后抓过桌上那叠纸：“你是顽抗到底，坚决不写罗？”

沙莎端坐在凳子上，还是不说话。

尤家达用纸去拨弄沙莎的下巴：“喂，算你漂亮，神气活现，哼，你就剩这么点本钱了，还乖乖给姜海光送上门去……”

沙莎终于爆发了，一挥手，愤怒地打掉了那叠纸。从生下来到现在，谁敢这么流里流气对她？她挺身站起，那对秀

气的眼睛，突然睁得滚圆：“好个尤家达，你要流氓，我到场告你！”

尤家达冷冷一笑：“告嘛，我也正要告你和流氓头姜海光不干不净。”那叠纸又被摔到沙莎面前：“话说清楚，你不写，今天别想出门，老子奉陪。”说着，一口烟对准沙莎的脸喷去。

沙莎咳嗽着，发疯般地抓过桌上那些纸，狠命扔到尤家达脸上。一阵雪片，把尤家达的大脸罩住几秒钟。沙莎窜到门口，想逃出去，被尤家达的手无情地拉了回来：“嗨，你这丫头还真厉害！”他把沙莎娇小的手捏在自己铁钳般的大手中，觉得很好玩，也很得意，“这样的手还想打人？我倒要看看它有多大力气。”他皱皱眉头，稍稍用劲一捏，就听得沙莎痛得发出一声尖利刺耳的叫喊。

和叫声几乎同时响起的，是“吱呀”的开门声。尤家达回头正想骂娘：谁胆敢破坏他的“审问”？但他象突然漏气的皮球，全身的劲都泄了，张开来想骂人的大嘴忘记合上，捏住沙莎的手倒松开了。

站在门口的，是个平平常常的中年人，未老先衰、皱巴巴的脸，脖子象支撑不住上面的重量，脑袋微微低垂，一身土布衣服，还沾着不少油迹、泥巴，标准的乡巴佬。尤家达却变了一张脸，笑着问：“老李，你怎么这时候来？”

保卫组负责人李源，一眼把屋子扫个遍，自然看到了撒在地上的那堆纸片。他黄黄的眼睛里，缺乏生动的表情，这会儿也看不出他感觉如何，只平平淡淡地问了一声：“噢，你没有被别人捅刀子？”

尤家达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：“捅刀子？谁吃豹子胆敢捅我刀子？你听谁说的？”

李源象明白了什么，没再和尤家达说下去，只静静地凝视着沙莎。姑娘轻揉着被捏痛的右手，嘴唇撅得老高，一面怒容。但她既没告状，也没诉苦，仇恨的目光射向尤家达，同时怨愤地瞧瞧保卫组的负责人。

李源皱了皱眉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尤家达抢先说：“她对抗无产阶级专政，竟然同情姜海光，还同他勾勾搭搭，我正在教育她，要她揭发姜海光在她面前讲了些什么。”他说着，心里却在暗骂：“他妈的，老头子偏这时候来！”

李源坐到凳子上，从胸前口袋里摸出张纸，又从一只小纸盒中抓点烟叶，慢吞吞地卷成一支烟。

尤家达心里有点玄乎，怕沙莎闹得自己下不了台，急忙很正经地说：“我和老李有公事，你先回去考虑考虑，好好写份检查。”

这么高雅的姑娘，竟然粗野地“呸”了一声，骂句“下流胚”，才昂然走出房去。

走到门外，沙莎突然感到疲乏无力，头胀得象要裂开。激动、愤怒、屈辱和疼痛，一齐折磨她，她高傲地支撑住了，没让尤家达看笑话。可是，这会儿她又非常想哭，痛痛快快地哭。她毕竟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！太阳耀得她眼睛发花，头晕了，简直有点站立不稳。

她看到连部隔壁小电话间窗口，有张黑不溜秋的圆脸露了一下，又立即消失了。她认得，那是姜海光的生死之交